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巨大迷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巨大迷路>>

13位ISBN编号：9787563398881

10位ISBN编号：7563398880

出版时间：2010-6

出版时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文萍

页数：27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前言

已经有多久了，手中的这支笔不再与灵魂触碰？
在这喧嚣与浮华盛行的年代，我这凡夫之躯席卷其中，奋斗或者挣扎，为了所谓明天的美好生活，随波逐浪，不能脱俗。
可每当夜深人静或独自相处，一只看不见的思想之手便会小心翼翼地抚摸着那颗躁动的心，轻轻地问：你快乐吗？
生命的意义真的就在不远处吗？
那里是怎样的景象呢？
很多很多年以来，这一直是纠缠于我灵魂深处的问题——关于活着的价值，关于生命的意义。
这本书，就是这些苦思之路上的蹒跚脚步。
我把这些思索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青春年少时对家庭、亲情、血缘带给人的困惑的探寻，时间是1983—1989年。
第二部分，1990—200O年，那时，去了日本，环境的变化，生存的压力也变得不同，人在困境中的无奈更显突出。
第三部分的三篇文章，是回国后到报社工作的采访实录，是真实的爱情故事，因为真实，更显出现实的残酷。
并没有满意的答案，也许一生都不会有完美的答案，但那些认真的反省和执著的追寻却让我活得沉甸甸的真实。
学习着去理解和实践爱和享受爱的生活，辛苦地体验放手和背弃的伤害与冷酷，试着去追寻快乐生活的平衡与和谐……　　这本书，也是漫长思索的点滴记录，是我躁动的灵魂在寻找的出口。
如今，我仍然向往宁静地面对自己的日子。
虽然眼睛所到之处和脚步行走之处，已难寻清凉静谧的风景。
但哪怕是丁点儿的独处，我的内心都会涌现不自禁的欣喜。
我知道自己多么需要这点时间，让心灵没有任何重负的休息。
已经开始每天半小时静坐冥想的日子了，在闭目养神的时间里，我知道了驱逐世间乱象的艰难，慢慢体会到心灵与自然接触后身体的放松。
我深信，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之后，那颗辛苦跳动了几十年的心，一定会有一个宁静的安放之处。
这本书，我要献给离我越来越远的外婆，是她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在与她朝夕与共的那些日子里，她用她那瘦小但坚韧的身躯为我抵挡风雪，追寻幸福。
尽管那幸福最终并没有降临到她身上，但她的灵魂却把我引向光明之途；是她给了我无私的爱，使幼小的我得以茁壮成长，尽管我的成长是对她生活的背离，但她却用她的苦难成就了我的幸福人生。
想到外婆，我每每不能自持。
漫长的日子里，如果还有温暖，那原始而永不熄灭的光芒一定源于她。
我知道不论她在何处，人间或者天堂，她一定在凝视着我，庇护我。
我要好好活着，以报答她给我的源源不尽的温暖，并用我这颗还有能量的心，去爱我所爱的人和我的生活。
2010年清明节

内容概要

《巨大迷路》为文萍的中短篇小说集，主要收录了《血晕》、《绿岛》、《布罗陀梦幻》、《边缘》、《巨大迷路》、《黄金感觉》、《梦醒时，不再彷徨》、《再深刻的爱情，也可以成为过去》、《一段“盲目”初恋》等。
这些作品内容丰富，构思精巧，文笔精妙，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充分显示了深厚的文字功底及其独到的写作风格，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及可读性，非常值得欣赏。

作者简介

文萍，1962年12月出生于桂林，1982年大学毕业后任《广西文学》编辑，1989年10月赴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读研究生，毕业后在日本一家出版公司任职。
2000年回国，现任某杂志社总编辑。

书籍目录

第一辑：1983—1989血晕绿岛布罗陀梦幻平和之境边缘河走进人群里第二辑：1990—2000巨大迷路黄金感觉入世第三辑：2001—2005再深刻的爱情，也可以成为过去梦醒时，不再彷徨一段“盲目”初恋代后记 从相思湖到富士山

章节摘录

血晕　　我在心里狠狠地咀嚼了好多回，希望总有一天我站在母亲面前，对她说：“我不是你生的。
从此后，我不再叫你妈妈。
”　　这种情绪出现时，我的大脑被一块莫名其妙的重物压迫着，影响我的嗅觉、味觉和触觉，严重地破坏了我的视神经，就是在屋里我也会迷失方向。
　　家里所有我苦心经营的东西突然消失了，这套为了它我才急急结婚的房子于我没有感觉，我像个瞎子不时撞着墙或别的什么。
　　假如这时我无意撞进我的书房，那些顶天立地的大书柜便会齐齐地向我压来，头疼极了，脑子里那块重物不再沉寂，而肆意地翻天覆地，我只能抱头鼠窜，或者在地上打滚。
　　很多时候，疼痛使我脸色苍白、脚手发麻、浑身抽筋，但这种种良好的表现仍没有力量抵御这份惩罚，我只能用最后一点力气跳起来，冲进卫生间，用冰冷的自来水冲刷这个出现故障的大脑。
　　这时我看见窗外那个太阳。
我走到阳台上，心平气和地站着，眼前是几座粘在一起的大山，太阳就在山顶上。
我嗅到了太阳的焦味，山前的水塘飘满鱼腥。
野草随风吹着，搅拌着人类肌肤的清香。
太阳的血映红了半个天空。
　　我还好好地活着。
　　仍然常常要面对我的母亲，仍然常常要唯唯诺诺，要尽力表现我的孝心，在旁人面前证实她给我的母爱。
　　我是她的女儿。
　　现在，我的手心正攥着一封电报：“奶病危，速归。
”　　我是要速归，接到这封电报的第一个反应是：此刻起，第一趟到奶奶处的火车是几点钟的。
我看准了时间，安静了下来，恐慌立刻完完全全地侵袭了我。
　　这回奶奶真的要死么？
我不怕奶奶死，无数次想到奶奶终于有一天永远合上她疲惫的眼睛，我很平静。
人老了，总是要死的，而且死亡对于奶奶，绝对是一种解脱，是无可选择的幸福归宿。
　　可是手里的电报却把我的胃倒挂了起来，还伴着烦躁。
心底深处似乎有一种强烈的抵御。
　　我害怕面对奶奶么？
我不想见奶奶么？
我清清楚楚地正视自己时，我就无可逃避了。
　　当然，那时这份清醒这份理智并不起作用，强大的感情力量，或许是这种害怕本身使我重重复重重地永远选择第一趟开往奶奶的火车。
　　六岁的时候，奶奶带着我去她的妹妹家过农历八月十五。
　　我和奶奶睡在东头的里厢房，晚上天黑得早，我坐在火塘边很快便在奶奶怀里睡着了。
奶奶放下手里正烘着的我的衣裤，把我抱到床上。
　　我的肚子上围了个红兜兜，红兜上有只小白兔。
我好好地睡着，这时我看见一个妇人站在我床头。
这女人不高，头上包着蓝头巾，两条浓眉下的大眼用全部的精神盯着我。
她弯腰伸手抱我，独自说着话：宝贝太沉了，我抱不动了……不要怕，我是妈妈……妈妈抱你回去。
她说话的时候，伸出红的舌头，像血一样湿淋淋。
她的手指甲很长，没有腿没有脚。
我没见过她，不认识她。
她不停叫着宝贝，腰弯得更低，使劲抱我。
她已经抱住我了，我不要她抱，挣扎着哇哇大哭。

她的手却捏住我的喉咙，狠狠地说：捏死你，捏死你，你哭捏死你。
我哭不出声了，只能“嗷嗷”地叫，眼睛散着白光，这光线辐射住她幽暗的头巾。
她不见了。
屋里只有一盏煤油灯，灯苗在墙上跳跃。
奶奶奔了进来，她抱住我，脸颊贴着我的额头，叫着宝贝宝贝宝贝，醒醒醒醒，怎么啦怎么啦？
我哭，哭，告诉奶奶，有个女人抱我捏我。
姑奶奶瞪着眼睛看奶奶，奶奶瞪着眼睛看姑奶奶。
姑奶奶说，那女人住隔壁，死了才三天。
第二天，我高烧昏迷，连续三天，人死去了一次，又活过来了。
奶奶在盼着，她的眼睛一直盯着我，无论我去哪里，我离家或者回家，我知道我走不出她的眼睛。
我的脚步还混杂在街上那无数的脚步中时，她就看见了我。
我出现在门口，她的眼睛接受了我。
她平静地看着我，黄黑相间的眸子高耸在我面前，眼白已经不纯，带着朦胧的混沌启发我进入她的苦难。
她躺在那张早年她特制的帆布靠椅上，雪白的头发零乱地镶在发黄的帆布里。
她的头歪向右边，右边是通向马路的门。
她这样歪着好久了，脖子已经僵硬了。
她双手交叉放在腹前，身上盖了床有许多补丁的被单，嘴唇紧紧闭着，眉头轻轻锁住。
她的手已经衰落成层次丰富的褐灰色了，手指骨节大而粗糙，开裂的皮肤上永远合不上的沟壑有永远洗不去的黑色污渍。
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回家，我看见奶奶这双手，我叫奶奶洗手，奶奶听话地用肥皂搓了又搓，可是不行。
她伸开两手给我看时，骂了起来：你不高兴看了，奶奶就是这双手把你抱大养大的，不高兴看你滚出去。
奶奶仍那样看着我，眼睛不眨，嘴唇也不动。
她没有眉毛、睫毛，只有一搭一搭的皱纹罩住眼睛。
脸上没有了肉，全是没有伸缩也不透气的老皮。
除了皮就是那双眼睛，我刚刚说的嘴巴其实没有，闭得紧紧的只看见一条线。
奶奶。
我叫她，把东西放下，坐在她身边。
她仍不说话，仍那样看着我，死死地盯着我。
我抓住她的手，使劲地搓着搓着。
我不再看她，不敢看她的眼睛她的皮肤她的手她身上的白被单，甚至不敢看我运动着的手。
我看见了死亡，死亡正笼罩着她。
死神在奶奶身边来回走着，它穿着灰色的衣服，扑打着两只翅膀，“哎呀哎呀”地叫着。
恐慌又袭住了我，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力量跟死亡抗衡，我只能握着奶奶的手不停地搓啊搓。
奶奶仍那样看着我，我不看奶奶就知道她那样盯着我，我的手突然没有力气搓不动了，于是我就叫奶奶奶奶奶奶。
你回来了？
奶奶突然说话了。
坐火车好累啊，先睡睡吧。
我擦去眼泪，点点头又摇摇头。
我上大学，离开奶奶的时候，奶奶去送我，她哭。
她的眼泪使我心里很烦乱，那时我多么想离开这个城市，离开奶奶。
我叫奶奶别哭，旁边的人也对她说：你有福气，一条街就出一个大学生。
奶奶就不哭了。

分配工作的时候，我留在我想留的这个城市，而且我去的单位对我充满了诱惑力。
奶奶只来看过我一次。
那天朋友请吃饭，在一个很讲究的饭店，喝美国的威士忌和法国的白兰地，很晚了才回来。奶奶正坐在邻居家里，她的头也是那样向右偏，眼睛盯着大门，看见我回来，她微笑着，笑得好高兴好轻松。
我却没笑，奶奶的突然到来让我不知所措。
仍然是一个不知如何面对奶奶的问题。
我把奶奶领进我的屋子，奶奶一进门，脸色马上苍白发青，她倒在床上说头昏要躺躺。
我恐惧她头昏，一连串地问她怎么办。
她说你去煮稀饭。
吃了稀饭，奶奶竟好了。
她笑着说：刚才是饿的。
可我笑不出来，只淡淡地说：真怕你在我这儿病倒了。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